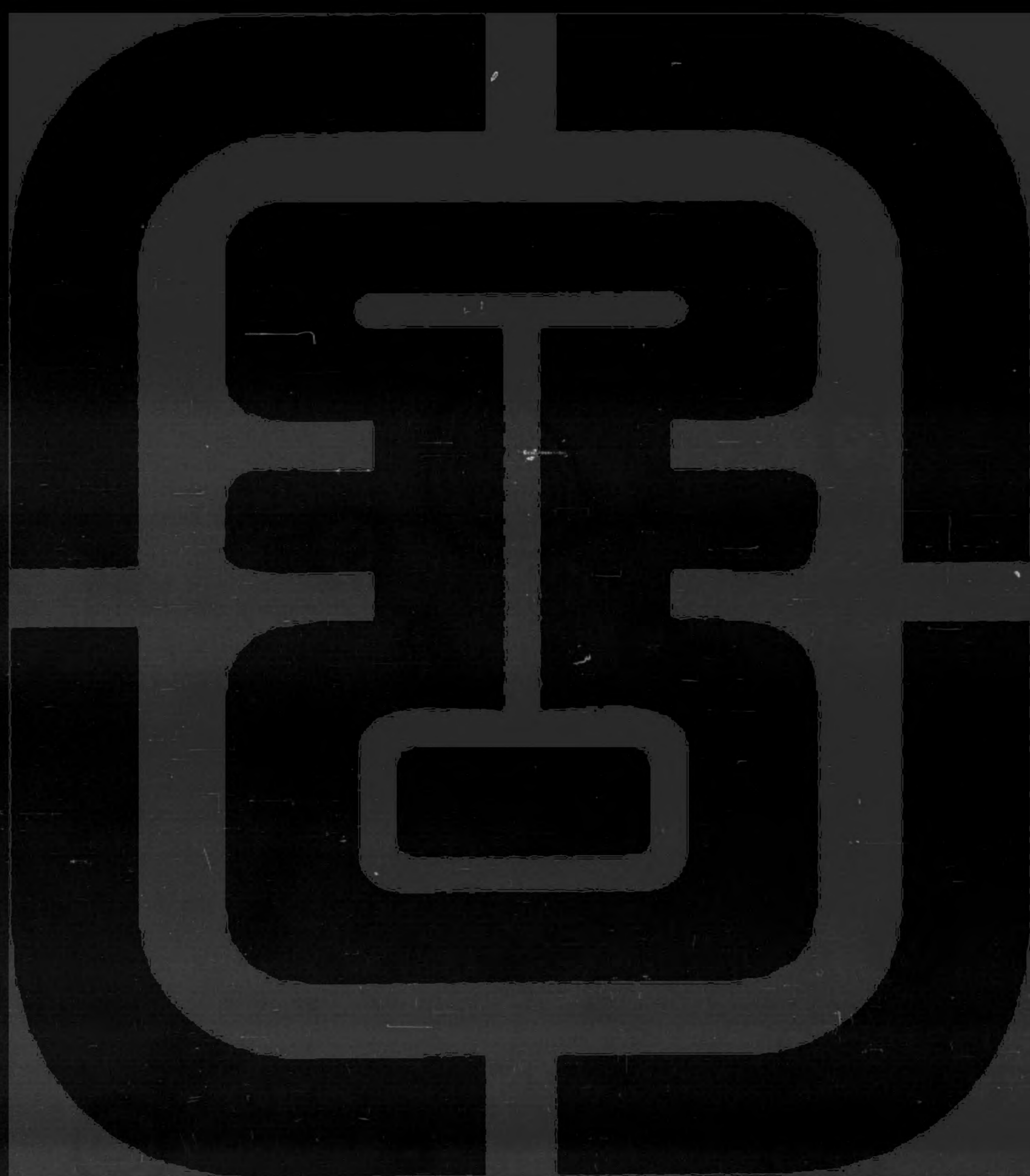


5



在園雜誌

卷四

遼海劉廷璣

壬子癸丑冬春間有浙東單友遊京師能爲扶鸞
之技余適無事延之書齋者數月頃刻畫沙詩詞
不下數百首頗多佳句有出人意外者爲時已久
散失居多今就其僅存篋笥者數十首鈔之

李青蓮

人生過隙一夕千秋徘徊詩酒與子淹留雲分
半榻月到十洲剪玉爲韻分金結儔乘車戴笠

白鶴青牛飛觴把臂弄玉鳴鳩能爲道合指爾
良謀

花睡

春來月落興初濃結蜨聯鶯點翠重無語欲眠
芳露冷瓊樓深鎖態從容

鳥夢

晚林歸去抹遙天高卧南枝隱碧煙不許飛雲
驚睡覺且將毛羽寄林泉

望後一日社集諸友此夕呂純陽王方平

李青蓮雲英丁令威五仙赴壇

回道人

弱水三千里憑虛一問君開樽休說劍剪燭好
論文春意含梅萼風威鎖凍雲從今與子約慎
莫暫相分

此批馬子拈韻與青蓮

多字

梅意書香韻自多月來雲靜水無波三千酒國
隨吾嘯九十春光奈爾何有鶴欲眠天漢碧將
詩送惱海山歌從來花裏傳經濟何必披雲老

薜蘿

許子拈韻與令威 雄字

化鶴空將城郭矇白雲無續晚霞紅千秋事業
梨花夢百代笙歌梵宇鐘樽前有句情深淺身
外無塵任澹濃放得脚跟天地闊浮鷗沙鳥弔
英雄

劉子拈韻與雲英

余云欲得一詩餘限小字

梅魄冰心青黛小漁櫂纔來驚醒溪邊鳥桃花
紅片春多少流到人間仍未曉阮郎不見壺天

杳宋玉多情吟得迴文巧瓊樓深閉埋芳草對
箇嬋娟情自好

單子拈韻與方平

仙字

人生如朝露邂逅好相憐漢苑春風後秦疆烟
草前和歌酬濁世把酒問青天能以葫蘆裏敲
枰第幾仙

俚句呈青蓮大仙求和

梅有清芬月有華敢將詩酒動仙槎逍遙天上
來青鳥遊戲人間走白沙一語纔成搖海岳千

在園雜志卷四
三
瓢微醉卧煙霞風流百世仍如許願擲凡夫棗
似瓜

和

寒雲鎖月鏡飛花瀛海塵寰過爾家千疊玉簫
吹紫鳳九還金液煉丹砂東君有意催春雨北
海開樽聽暮笳今古一宵詩酒客歸來長嘯問
胡麻

青蓮乚批劉子進一大觥聯句可也即以
花豫樓爲題花豫者二月十五爲花朝

予生於十六故名

瑤池昨夜祝羣芳今日天台謫阮郎月裏參差
鋪錦繡人間迤邐琢圭璋烏歌初度南飛曲蝶

板先敲宿雨香

青蓮云方是兩日光景方平結他日南宮
儀鳳翥始知雲影映清光雲英云方平結

句不佳
改之

笑吐玉壺春十二一簾雲影接蟾光

青蓮云
可稱全

壁花豫樓從此不朽矣再
作一小引何如雲英代之

儂來上苑時際嘉平碧岫停雲紅波種月蕭樓
人寂冰壺夜寒敲金戛玉百疊千迴把觥吟風
千秋一日問劉郎之鳳館春半瑤臺嘯阮籍之

蘇門月中瓊宇祝花神于宿雨介眉壽于芳晨
所謂借花生意聽鳥天機夢遊八極羣英引領
春風星暎連朝煙玉飄搖皓魄故樓名花豫人
列仙班聊以八言惟希一粲

武陵老人徐福

又批今日有諸仙來當備佳釀各自留題

半畝逃秦地千秋避世人閒調蟾窟曲靜看茂
陵春壺裏天原小囊中劍有神沙棠載琴鶴終

日卧漁津

弄玉

寒事將了了梅音有分曉明月何多情輕雲忽
淡掃醉臥石牀飛高吟過蓬島流水撫松枝憑
虛逐歸鳥邂逅李端端企仰蘇小小而以相思
琴報得同人好極目眺平蕪青門盡芳草願寄
長干行綠雲人未老

王喬

賦得愛月夜眠遲

夜將花起雲影翻流水嬋女多情情不已伴風
中待露裏西窗欲落消魂無端冰魄梅痕這樣
清光錯過人生幾箇黃昏

謝靈運

咏花睡鳥夢調用如夢令花睡限夢字鳥夢限睡字

花睡

春夜雲深露重醉倚雕欄乘興抱蜨氣嬋娟笑
爾孤零誰並休動休動正做紅妝好夢

鳥夢

歸去啞啞隊隊共覓華胥良會枕月臥雲巢相
抱松風鶴唳惶愧惶愧博得南枝穩睡

青蓮

乘月憑虛來又爲織女約停梭相勸酒星河代

洗脚我道玉衡邀織女則不樂昔日張騫槎怪
他匆匆過青蓮爾多才有詩待子和下我珊瑚
牀懸我明珠絡與子結千秋莫學牛郎薄青蓮
笑不然玉衡頗清脫弄玉擅吹簫開樽待同酌
吟咏即歸來與子慰寂寞雲漢白茫茫嬋娟青
灼灼願得醉翁情千秋爲好合願得玉衡情采
蘭贈芍藥聽得鳥嚶嚶慎莫氣盤礴詩膽破重
霄飛上通明閣

張騫

雲斂香消日影斜春風欲到上林花千江碧浪
穿明月萬壑青蘿鎖絳霞傲骨嶙峋天共老襟
懷浩渺海同賒自與赤松遊漢苑至今猶犯斗
牛槎

回道人

水雲遊遍乾坤小花落花開人易老閒來飛過
洞庭秋鐵笛一聲天澹掃

劉海蟾

問世有戲蟾像是大仙否批吾乃先朝宰相
得道後化一戲蟾瘋子笑遊塵市以度世人

幾宵燈火結層氲採藥人歸報屬君赤舄不穿

忙跨鶴黃冠倒戴細論文花枝簇簇嬋娟影粉
蝶翩翩玉女裙今日聯盟留好句向盧高臥九
臯雲

青蓮乩批共飛仙而把臂同明月以傳杯
不以聯吟罰依金谷咏梅花聯句四首

六橋寒玉散空江驢背春風酒一缸嚼碎冰魂
香片片含癡皓魄影雙雙香隨蝶夢羅浮遠

余云

此句微妙不能
聯願罰三杯

月入林鶯琴韻降

李云對不過上句大仙亦
當罰以巨觥批呵呵果然

不佳異
日再改

自是清芳餘傲骨不教桃李影橫窗

青蓮

二子起句了

俏立風前態自竒
撩人幽韻兩三枝
半壑輕烟籠玉屑
一簾清影映瑤池
芳心古道甘涼薄
傲骨衷情學醉癡
臥石眠雲慵不起
美人無力枕微支

雲長過此即補梅花一首

忠報東君孝報寒
靈根恬澹玉肌乾
留芳百世人還易
立節千秋道所難
心徹冰壺霜雪冷
骨凌松雨水雲寬
高吟醉臥江南曲
疑是孤舟晏

興闌

又批梅花詩青蓮續完可也

澹玉凝妝拂碧枝
空濛山影籠寒遲
輕雲剪雪團衣袂
冷月裁詩醉竹籬
琴鶴多情聊韻耳
煙霜着意好吟之
春來無限芳菲事
獨爾精神逗素姿

青蓮題鍾馗嫁妹圖贊

這是鍾馗果然古
怪騎着驢兒看他
自在爲甚麼
孃孃娉娉又把青
羅蓋小鬼頭張彩
搖旗老

進士簪花聳帶嫁得檀郎定是才高德邁決不
學牛女銀河決不學鏡臺夙債願玉樹相偎紅
樓恩愛嗔我曉得了最憐你阿妹多情怕殺你
舅爺無賴

咏燈花得燭字聯句

一點芳心嗔蜨宿劉海蟾倒喜飛蛾亂向花心觸

青蓮有春光無香露霏霏玉蕊伴爾寒窗讀青蓮枝

葉無依月作根風來搖落方知燭海蟾

王方平漁樵野調

疎疎嬾嬾夜深詩興淺短劍長歌光陰可奈何
襟期詩酒問天而搔首笑傲煙霞許我結丹砂
煉石歸來月正華凍雲高拂鳳凰車到處是吾
家

白玉蟾游魚啖花影

一灣清水沈醉風前蕊清光掩映波痕遊魚爭
欲相吞只知有色散南溟不道空清碧鑑明春
意皆如此水底飛來不已

回道人

風風風雨雪灑長空世界妝成天外景君家促
我下瑤宮計頌古今誰是伴獨留芳躅在崆峒
雲翹
朝上帝洞門不鎖等多時

劉晨次玉衡韻

天地雖留我才華欲屬君客酣千日酒鶴下半
潭雲明鏡英雄鑑長河世業聞等閒滄海夢拂
塵不堪論

問阮郎何在當日桃源故事肯一見示否
阮子桃源去已迷落花流水任東西山川剩有
春風在留與詩人作笑題

青蓮

詩分嚴令酒爲兵戰退寒威萬籟清燈火旣留
天上侶襟懷豈是世閒情文光照耀三千丈道
德高超九萬程記得清平歌未罷滿庭紅玉帶
雲生

青蓮吾有一題爾等聯之小窗鶴夢

在園雜志卷四
掠舟西去下空庭既白東方睡未醒漫拂羽裳
搏北溟帶來琴韻到南汀松龕冷月酬孤嘯甕
牖寒雲護曉星渡海覺來看世界一聲烟雨九
臯青

花花草草弔熱鬧之英雄雨雨風風醒伶仃
之客夢海籌十屋桃核千春到底歸來亦同
泡影神仙玉棺輕風蟬脫今夕何夕與子徘徊
同分半榻寒雲共悟三生舊果慎勿蹉跎
歲月頓負枕上羲皇徒令婆心爾爾

又次韻二首

風流不礙舊青衫天上驪龍袖裏探道骨自隨
湖海大雄風肯與世情舍孤蹤野鶴何妨老長
嘯蒼梧漫爾慚最是玉華春事茂一簾琴韻誦

江南

風流不礙舊青衫丹鼎鹽梅袖裏探半榻閒雲
留鶴夢一簾香雨潤雞舍文章老去猶生色冠
冕歸來不用慚試看宛陵山澤好滿天星斗暎

江南

睡松

抱鶴臥長天翦輕雲鑲碧煙虬龍夜夜隨展轉
吼風雲醉眠挺雄襟笑顛任他滄海桑田變最
堪憐蜉蝣朝菌敢說歲三千

老梅

瘦骨偏飛雪裏花一簾寒影映竒葩羅浮夢逗
千年月漢苑魂消午夜槎斷岸香雲長結侶孤
山明玉自爲家披襟已許冰霜勁長嘯松濤玩
物華

白月浮鐘

蟾光如練絮瑤臺遠韻拈雲取次來疎雨沈音
敲斷壑澹煙傳喞响莓苔聽殘寒渚天猶老喚
醒空林夢亦回想像嬋娟歌未罷蕊珠曼玉夜
徘徊

題燕臺八景

瓊島春雲

青蓮

一抹輕煙萬縷霞栽來片片絮寒沙林迷野墅
千重碧鳥度斜陽九極賒春想衣裳香露冷風

來幃幔暗呆斜連朝靨隸何堪似楚楚青螺襯
絳紗

玉泉垂虹 雲長

靜谷寒波挂碧峰萬山雨後一天紅飄搖欲捲
旗旌午汗漫長飛海岳空玉柱有光擎大地石
潭無影動遊龍丈夫極目爭長嘯劍氣錚錚貫
九重

太液澄波 雲英

芙蓉池水碧于煙秋夢偏長最可憐紅鏡欲飛

鴛黛嬾翠翹深鎖鳳臺懸相思鏤月酬團扇冷
韻敲風泣暮蟬放下水晶端正綺輕描蓮幕喚
飛仙

薊門煙樹 劉晨

塞草沙風不勝春萬林晴靄上楓宸東來已望
層雲薄西去猶知遠黛陳看盡古今餘壯氣磨
來日月倍精神自與鳳城相對好參差青影接
嶙峋

居庸疊翠 蕭史

在園新志卷四
欲上關前眺玉都嵐煙不礙白雲孤層波汗漫
天風碧蒼黛嶙峋王氣扶濃澹遠鋪千樹錦參
差遙接百花圖何須羌笛悲春事今古興亡若
是夫

盧溝曉月

王方平

洪濤西去鏡孤飛送老燕山客路危楊柳斷橋
千里夢鶯花長店十年非利名場上英雄鏢今
古愁中歲月圍多少五陵豪貴客蒼然蘆荻弔
輕肥

金臺夕照

劉安

郭隗功業幾春秋駐馬斜陽燕水流駿骨不枯
聲價重雄襟未托意相投雲光遠護秦關杳劍
氣高飛帝闕浮最是荆軻知己恨天涯老去任
虛舟

西山霽雪

劉海蟾

一壺天地一瓢詩極目晴嵐任所之林暮欲明
煙澹澹峰迴繞轉樹差差鏡含絳玉人依鶴天
鏢瓊臺月浸池不避晴輝酬世眼萬巔招飲映

琪枝

銅雀臺懷古 劉海蟾

漢家功業已蕭蕭
禾黍秋風歷世朝
東去煙嵐飛劫火
南來赤水拂鳴條
千年流瓦堪爲硯
二月春風想阿嬌
寄語機關名利客
空餘芳草臥雲霄

空潭泛月 青蓮

煙霞知己木蘭舟
相伴嬋娟任去留
短櫂穿來菱鏡冷
長風搖破碧天秋
波光激灩沉星斗
沙

瀛洲
鳥空濛啄泡漚
一片清輝何所似
玉壺冰雪映

仙凡不隔意氣相孚
諸子不豪吾儕亦寂
傾大斗以呼天
放長歌而寄傲
問嬋娟消息
憐孤鶴之飛鳴
惜牛女慇勤
度寒梭而放浪
天知吾老存詩骨
于人間酒縱君才
飛霓裳于闕下
平原愧兵火之情
秦漢埋是非之口
樂哉今日盡屬忘機
永矣他年不堪重訂
牛羊衰草悲岐路
之風煙鸞鳳簫臺
看英雄之事

業但將肝膽酬人不愧乾坤生我叮嚀告誡
諸子何如

齋中雖有數友而成章之速令人應接不暇因以
一題難之第一句用春夏秋冬二句用喜怒哀樂
三句用琴棋書畫四句用風花雪月即以風花雪
月為韻索絕句四首方出題限韻而運乚如飛頃
刻立就亦異事也

海棠簾外露嬌容春含笑桃花半面紅喜一奏

虞絃消永晝琴不知庭院欲薰風風

斗柄回南乳燕斜夏漫將蒲劍斬青蛇怒槐陰

深處楸枰午棋敲落薔薇一樹花花

澹煙衰柳殘蟬咽秋瘦馬斜陽獨悲切哀一行

鴈字寫長空書不堪鬢上江湖雪雪

陣陣朔風沙草白冬淺斟畫閣紅爐熱樂捲簾

閒看小江山畫梅梢挂箇多情月月

古乚仙詩傳者固少佳者亦不多見茲十中存一
首首見奇句句標新抑且每命一題言纔脫口業
已運乚如飛詩詞序跋應手告成矣即使宿構抄

騰亦不應其速乃爾雖神仙遊戲自異塵凡然當
蕭史弄玉徐福時五言未創淮南王關夫子時何
來近體豈謝康樂亦解作如夢令耶心竊疑之恐
非神非仙也或才鬼遇符而至託以示幻亦未可
知偶謁大司空朱公之弼一見即詢君近何爲答
曰閉戶讀書爲應試地耳朱公曰是大不然吾人
讀聖賢書正大光明必體氣充裕今君滿面陰氣
何也予驚懼喏喏而退遂毀其乩壇止志其詩詞
之佳者

賜第在西華殿南門近東空地一區每夜犬吠不
止家人楊騷達子梯墻而視火光熒然以爲財也
急告先君初猶未信後往視之叱曰此青磷也何
怪焉家人默然三更後潛率其子踰墻而往掘地
三尺果得枯骨一具先君知之大笑即令買棺盛
之移瘞野外後遂寂然

先君出征閩中賊平後入山搜捕餘黨輕身前進
從人行李仍留營內有俸餉銀數百兩內元寶一
餘俱小錠藏甕中家人連二每夜見一母鷄帶雛

數百飛立屋瓦之上先君回軍前項散給兵丁遂無所見豈小人福薄不能壓此物耶

先君在閩聞先慈馬太君喪亦效世俗延僧誦佛書于郊外放燄口夜將半見紅燈前導從者數騎冉冉而來意謂必叅領李某探望耳久待不至差人飛馬往迎忽不見

先四叔

光耀

為涇州牧出城過一旅店門首大旋風圍繞不散即下馬入店店主之妻躡家人田不足云凡事遮蓋當有重報蓋誤認為衙役也田二

以告愈疑之遍搜內外毫無形迹忽聞竈下一聲如爆竹然其旁有乾馬通一堆掘之得死屍銀百兩布百四十疋是其謀財殺命者其夫方在後園掘窖蓋欲于夜間掩埋其屍耳戰慄不能動一詢即服夫婦伏誅

陸佃云魚滿三千六百則蛟龍引之而飛納鱉守之故鱉名神守鵝亦有能飛者湖南李方伯畜鵝成百一日連翅御風而飛不知去向幕友曰此不祥兆也未幾方伯卒又江南天長縣銅城鎮鎮為

數百飛立屋瓦之上先君回軍前項散給兵丁遂無所見豈小人福薄不能壓此物耶

先君在閩聞先慈馬太君喪亦效世俗延僧誦佛書于郊外放燄口夜將半見紅燈前導從者數騎冉冉而來意謂必叅領李某探望耳久待不至差人飛馬往迎忽不見

先四叔

光耀

爲涇州牧出城過一旅店門首大旋風圍繞不散即下馬入店店主之妻躡家人田二足云凡事遮蓋當有重報蓋誤認爲衙役也田二

以告愈疑之遍搜內外毫無形迹忽聞竈下一聲如爆竹然其旁有乾馬通一堆掘之得死屍銀百兩布百四十疋是其謀財殺命者其夫方在後園掘窖蓋欲于夜間掩埋其屍耳戰慄不能動一詢即服夫婦伏誅

陸佃云魚滿三千六百則蛟龍引之而飛納鱉守之故鱉名神守鵝亦有能飛者湖南李方伯畜鵝成百一日連翅御風而飛不知去向幕友曰此不祥兆也未幾方伯卒又江南天長縣銅城鎮鎮爲

吳王濞鑄錢之地有姚姓家巨萬畜鵝數百鵝夜見人羣驚而鳴其聲闐然有警則覺既可畜以取利又可防盜守更突然啣尾羣飛如白鷺橫空衆多不解期月奸人誣以助餉謀叛伏誅家產籍沒諺云水淨鵝飛幾先見矣

妹倩董副使

紹孔

昔任西安太守爲余言秦中有

商于外者歸挈一犬以行抵黃河行囊在船候人滿乃渡偶腹痛欲瀉亟上岸犬隨往有布袋裹銀五十兩解置地戲向犬曰看好少頃舟子以人滿

風順連催登舟帆已滿張一瞬而開矣關中黃河水如建瓴對渡二十里許方達商入舟方悔忘銀與犬然日暮不能再渡明晨縱往安得前銀尚在遂歸越明年渡河復經前地慨然曰銀已無存犬何歸乎往尋見狗皮覆地檢之白骨一堆耳商憫焉掘地埋其骨骨盡則前銀尚在蓋犬守銀不離甘餓死覆尸銀上耳商泣瘞之爲立塚諺云寧畜有義犬旨哉言乎

先外祖母家蠢僕竇三鋤園露一巨鑿三喜曰此

吳王濞鑄錢之地有姚姓家巨萬畜鵝數百鵝夜見人羣驚而鳴其聲闐然有警則覺既可畜以取利又可防盜守更突然啣尾羣飛如白鷺橫空衆多不解期月奸人誣以助餉謀叛伏誅家產籍沒諺云水淨鵝飛幾先見矣

妹倩董副使

紹孔

昔任西安太守爲余言秦中有商于外者歸挈一犬以行抵黃河行囊在船候人滿乃渡偶腹痛欲瀉亟上岸犬隨往有布袋裹銀五十兩解置地戲向犬曰看好少頃舟子以人滿

風順連催登舟帆已滿張一瞬而開矣關中黃河水如建瓴對渡二十里許方達商入舟方悔忘銀與犬然日暮不能再渡明晨縱往安得前銀尚在遂歸越明年渡河復經前地慨然曰銀已無存犬何歸乎往尋見狗皮覆地檢之白骨一堆耳商憫焉掘地理其骨骨盡則前銀尚在蓋犬守銀不離甘餓死覆尸銀上耳商泣瘞之爲立塚諺云寧畜有義犬旨哉言乎

先外祖母家蠢僕竇三鋤園露一巨蠶三喜曰此

財物也亟以棉衣質銀買牲楮祭拜及開鑿惟滿
鑿白水下有銀一小錠秤之適償其辦祭之數
揚州之寶應縣運河內有紅船二泊甚穩忽被暴
風飄起一送向東岸野田內一送向西汜光湖中
離河下坂一家方祀先下拜畢起視所居房風飄
雲際如紙鳶狀而祖先前之香火仍熒熒然康熙
壬午七月十五日事也

乙酉五月閱看河道形勢駐盱眙縣之玻璃亭數
日大雨如注稍霽揚帆赴龜山淮瀆廟廟在水中

即大禹時命大將庚辰鎖水怪無支初處返棹時
風雨大作雨點大如茶盃見四龍挂空中最近者
可一箭及之然皆不露頭角止見大水四股倒流
上天如旱地之大旋風聲勢俱惡歷數十刻漸次
消完完時猶若有餘波自上而下者據土人云年
年有之無足怪王新城漁洋集亦載紀異行壬寅
七年海東嘯崇川化作鼃鼃鄉今年雨電殺禾稼
雉臯民徙龍爲殃註有龍見如臯境內挾巨艦飛
空中則龍見亦尋常事也

右園雜志卷四
鄉人有馬生駒駒已長可乘母馬又將受孕鄉人
惜費即欲以駒與交百計道之駒弗肯雖畜類亦
知倫理其隣教以物蔽馬與駒之目駒不知遂交
交畢去其蔽物駒見其母咆哮奔躍觸樹而死里
之長鳴于官官曰爾愚民也爲省小費爰喪其馬
馬不羣母爾知之乎爾真禽獸之不如也重責之
令瘞其駒康筆帖式曰誠然口外馬羣以數千百
計然溷雜難辨久而忘焉亦不識孰爲何馬之駒
孰爲何駒之母偶爲檢查見有駒而盲者目病者

阿敦大曰此必自羣其母也阿敦大司馬者之官
名

余昔守括蒼兼攝杭郡于藩庫見一草檀麒麟皮
係牛產于蕭山民家首肖牛小角嶄然遍身鱗甲
鱗大於錢而色黑及踵皆有尾似紈扇而圓小鱗
甲砌滿又大石塊分而爲二中有穴光潤滑澤絕
無斧鑿痕吏人曰此空青殼也其穴即盛空青者
俗云石有空青人無瞽目果其然乎

廣平趙進士

昌齡

云明崇禎末年京師一癡漢能

石園雜志卷四
變美人初延癡漢於家使之醉飽臥于室內遮藏甚密不許人見設鏡臺衣服之類少頃裝成絕色女子冉冉而至坐南面設香燭供奉自言名申生已登仙籙不食人間烟火惟啖果而已人稍稍近之便覺昏悶一日諸惡少置數大爆竹于香爐內香盡竹响如霹靂聲出其不意美人大驚卸去衣飾乃現真形如犬大獼猴跳躍升屋而去始悟申者猴也不食烟火愛啖果者猴性然也回視癡漢欠伸喜曰我半年在醉夢中今日方醒

先中丞爲江南方伯時衙署即明朝徐國公達故宅也旁有瞻園山洞池館無一不備一日有長隨馬化者膂力過人心粗膽壯向池邊閒步時已薄暮見一女子色殊艷麗先則反接徘徊後即倚欄小憩馬心異之因思主翁眷屬盡係滿粧今此漢粧必怪物也趨向前雙手關抱彼驚一躍馬已昏倒在地少頃馬之寓處飛沙走石門窓几榻爲之蕩然有時飯熟釜內盡是馬矢有時家人溺器無一存者有時清晨夫婦衣帽俱不見尋至糞窖中

在園雜志卷四
悉被汗穢如此旬日不堪其苦告之先中丞亦無法可治幕友徐子乾代爲籌畫取黃紙書詞狀令馬于城隍廟焚之如此三夕聞人馬金戈之聲紛馳屋上次蚤于院內得一死狐皮而無毛一家遂得安然徐子乾每夜聞窓外哭泣聲心惡之移出署外臥病一月方痊

東昌曹宅與寒舍稍有瓜葛先世頗富其致富之由後人歷歷言之始有一老者造謁身短貌陋自言姓白別號餐霞老人稱曹爲善人欲借宅同居

曹曰院宇湫隘未敢相許白曰不須房屋止爾東園草架足矣曹唯唯次日于屋之承塵內有聲不復見形曰吾已挈眷屬遷至尊府矣幸勿令閒人往來羣犬更須驅遣勿使擅至東園曹欲設席以盡居停白曰何煩重費主人耶止鷄子數百火酒二尊足矣一清晨主婦見竈下一白物似犬而小熟睡驚之踉蹌而去少頃承塵內云今日甚覺無顏未曾衣冠被主母遇見不及一揖幸恕之一夕曹會飲親友白曰吾當遊戲爲諸君侑觴可乎曹

右國雜志卷四
三
曰善遂令門窓俱閉燈火盡滅諸人於窓隙中見一物如鵝卵大光燦照耀吐上半空仍復吞入吐則亮吞則黑如此者十餘次座客曰此即所謂媚珠也曹偶向白戲曰老人來去無踪可能取金帛助我乎白曰吾輩修煉多年上則成仙次則望得人身若行損人利己之事有犯天條禍且不測但主人肯聽吾言致富亦易耳嗣後每向曹曰某糧米當屯某豆穀當積後果騰貴獲利無算某藥物應販某幣帛應置某夏當旱某秋當澇每得風

氣之先遂成巨富一日白忽云當於百里外治一大宅家資移去爲上曹從之又曰我亦當挈眷向山中去矣遲一月匆匆而言速搬速搬十日後流寇果至焚掠無遺其舊宅盡爲灰燼矣

陰曹所差遣曰疾脚猶陽官所役之快手也凡陽世生人應役陰司者曰走無常第不解陰司何以多用生人亦陰司事務浩繁偶不足用歟抑借生人以顯其靈異歟若以理考盡屬幻渺而又言之確有可據關係生死之大使人不得不信不敢有

疑貳于其間者如濬縣李某其岳曾爲司李相離
四百餘里李之隣有爲疾脚者忽向李曰令岳如
夫人于今日午前暴亡矣李曰何以知之曰吾奉
差往勾也李不之信曰彼素無病何至暴死疾脚
曰彼于樓上梳頭剛畢被吾腦後一擊即吐血搥
地氣絕耳吾勾至冥司候王升殿曾私問判司彼
年少艾何至暴死父母夫妻皆未一訣是犯何罪
判曰其夫主司李蒞任後接取家眷彼以卑妾冒
爲正妻公然擺列執事受屬官之跪拜以微賤而

僭上越分是以損壽暴亡耳李曰此事誠有之四
日後訃至訊死狀與疾脚之言吻合
走解本軍營演習便捷之法晉曰猿騎明曰走驃
騎皆于馬上呈藝上下左右超騰躡捷近則男子
較少咸以婦女習之爲射利之場奸污之技矣須
演馬極熟馬疾如飛婦女乃于鞍上逞弄解數有
名秦王大撒馬小撒馬單鞭勢左右插花蹬裏藏
身童子拜觀音秦王大立碑之類或馬首或馬尾
坐臥偃仰變態百出抑且倒豎踢星名朝天一炷

香疾馳不稍歇側兩馬對面相交能於馬上互換相坐統曰走馬賣解俗所謂卦子也又有戲幻之術器物可以隱藏飲食可以取致見者無不訝異若西京賦所云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晝地成川是幻法也久已不傳近今所見不過手法快便眩亂人目而已誠若帝京景物畧云捷耳非幻也有弄猴爲戲者教習極熟登場跳舞皆合拍或更挈一犬猴乘犬背若人馳馬近惟丐者爲之更有婦女走索者梁名高絙伎以兩木架大繩相

去數丈一女行其上或二女各從一頭上對舞而前手持一竿縛米囊于兩頭以權輕重之平前却疾徐如履平地相逢比肩而不傾又有婦女仰臥以兩足承巨缸顛播上下無不如意或立一幼女于足底且拜且舞更復向空立一小梯幼女層遞攬上復下故作傾跌狀觀者驚駭卒安然無恙至於三槌打鼓手轉三刀以頭承丸又其餘事矣凡此皆失業貧民不得已而爲之藉以聚衆贖錢以資衣食然奸盜詐僞亦從此生當作戲術時雖衆

香疾馳不稍歇側兩馬對面相交能於馬上互換相坐統曰走馬賣解俗所謂卦子也又有戲幻之術器物可以隱藏飲食可以取致見者無不訝異若西京賦所云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晝地成川是幻法也久已不傳近今所見不過手法快便眩亂人目而已誠若帝京景物畧云捷耳非幻也有弄猴爲戲者教習極熟登場跳舞皆合拍或更挈一犬猴乘犬背若人馳馬近惟丐者爲之更有婦女走索者梁名高絙伎以兩木架大繩相

去數丈一女行其上或二女各從一頭上對舞而前手持一竿縛米囊于兩頭以權輕重之平前却疾徐如履平地相逢比肩而不傾又有婦女仰臥以兩足承巨缸顛播上下無不如意或立一幼女于足底且拜且舞更復向空立一小梯幼女層遞攬上復下故作傾跌狀觀者驚駭卒安然無恙至於三槌打鼓手轉三刀以頭承丸又其餘事矣凡此皆失業貧民不得已而爲之藉以聚衆贖錢以資衣食然奸盜詐僞亦從此生當作戲術時雖衆

目環視在在眩亂何難乘機一作掏摸伎倆乎至
走索賣解者流身輕足疾飛簷走壁之技固所優
爲因係婦女或宦衙演戲大戶傳喚深閨內宅皆
能得入窺探門戶出入之路日所經行夜如熟徑
矣何況鞍馬之上便捷輕利搶奪剽掠無不可爲
亦誰得而禦之余觀察西江時有走索者以男裝
女自幼弓足留髮穿耳無賴挾之往來甚爲叵測
余訪挈重處遞解回籍康熙五十一年部覆陝西
提督潘育龍因陳四等一案題奉 俞旨將走馬

賣解跣索之人盡行查拿安插并定文武失察處
分之例甚嚴而游手之徒並爲斂跡矣

附陝西提督潘

原疏

竊照陳四等率領妻子遊走於外憑其走馬賣
解跣索筭卦爲生俗名之曰卦子大抵江北各
省皆有此類惟山陝兩省此輩尤多其父祖子
孫輩輩相習以爲生活之計不務耕織遊手好
閒寡廉喪恥之頑民也臣竊思以爲除匪類須
窮源除根今臣所屬各營已經陸續拿獲卦子

目環視在在眩亂何難乘機一作掏摸伎倆乎至走索賣解者流身輕足疾飛簷走壁之技固所優爲因係婦女或宦衙演戲大戶傳喚深閨內宅皆能得入窺探門戶出入之路日所經行夜如熟徑矣何況鞍馬之上便捷輕利搶奪剽掠無不可爲亦誰得而禦之余觀察西江時有走索者以男裝女自幼弓足留髮穿耳無賴挾之往來甚爲叵測余訪挈重處遞解回籍康熙五十一年部覆陝西提督潘育龍因陳四等一案題奉俞旨將走馬

賣解跣索之人盡行查拿安插并定文武失察處分之例甚嚴而游手之徒並爲斂跡矣

附陝西提督潘原疏

竊照陳四等率領妻子遊走於外憑其走馬賣解跣索筭卦爲生俗名之曰卦子大抵江北各省皆有此類惟山陝兩省此輩尤多其父祖子孫輩輩相習以爲生活之計不務耕織遊手好閒寡廉喪恥之頑民也臣竊思以爲除匪類須窮源除根今臣所屬各營已經陸續拿獲卦子

二十八起合計男婦大小五百八十九名口并馬騾牛驢猪羊共六百一十匹頭隻俱移咨督撫交送有司審理在案但慮秦省各府州縣猶有卦子尚多若盡行拿獲未有行兇惡蹟若不行查拿恐將來此輩難保不行走於外現今遵奉查拿若不行安插恐此輩畏罪潛逃他方聚衆成群妄生事端亦未可定在彼所犯固王法難宥豈不有負我皇上好生之德以臣管見莫若通行各省督撫責令各府州縣衛所在

於鄉村堡寨細查如有卦子之徒令其男婦痛改不善之藝或就編入現住地方里甲爲民或撥給絕戶田地抑或令開墾荒地將現有騾馬牲畜變爲牛種載入賦役冊內按季取鄉約地方里長隣佑甘結存查如再有違禁出外遊走令里長隣佑鄉約地方舉報地方官嚴加重處如本地方官不行嚴查縱容此輩行走被別處地方文武官員拿獲議定處分載入例內如是則漸皆化爲務本之良民矣

在園雜志卷四
門前一陣驟車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去馬蹄香。
棉袄棉裙綿袴子。膀脹那裏有佳人新試薄羅裳。
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臢那裏有夜深私語口脂香。
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杜韋娘。
開筵便是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
頭上鬢髻高尺二。村娘那裏有新髻雲鬟宮樣粧。
行雲行雨在何方。土坑那裏有鴛鴦夜宿芙蓉帳。
五錢一兩戥頭昂便忘。那裏有嫁得劉郎勝阮郎。
右金陵陳大聲嘲北妓也。名曰南嘲北。幾層薄板。

為家業窮蠻。那裏有鷄犬桑麻二頃田。出門便坐
竹兜子斜顛。那裏有公子王孫壓繡鞍。情民婆子
村莊悄悄牽。那裏有十二紅樓人似仙。黃橙梅子
充佳味。牙酸那裏有雲棗哀梨蜜比甜。竹籬茅舍
幾多高。一鑽那裏有甲第連雲粉畫垣。八搭草鞋
精脚上難穿。那裏有門迎珠履客三千。低頭不敢
偷睛看。皇天那裏有趙女燕姬玉笋尖。廣法蘇馬
弄機關。騙錢那裏有千金一擲膽如天。右順德喬
文衣作名北嘲南。所以答大聲也。南嘲雖少蘊藉

然不過訛笑翠館紅樓中粗鄙之甚者耳詞旨分
明原無涉于北方人士引詩既雅亦足解頤北嘲
則肆聲謾罵盡人爲讐儼然平分南北反置南妓
于不問不獨有傷忠厚且詞意上下不能貫串殊
無足取更有南北解嘲八則不知出自何人以南
北之方言方物比合較量權得其平如此之某某
也配得過彼之某某此之這般也配得過彼之那
般俚句聱牙更堪捧腹又出北嘲之下詞不足存
故未附入

南北諺有冬至數九一九至九九云云亦猶月令
中一月六候以驗節氣寒煖也四方之說各異若
夏至後止分初伏中伏末伏並無數九之說偶閱
明人田汝成委巷叢談杭人夏至後亦有數九諺
語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
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
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
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
家家打炭墜各處節候方言之不同有如此

磁器始於柴世宗迄今將近千年徒傳柴窑片之名所謂兩過天青者已不可問矣嗣後惟官哥汝定其價甚昂間亦有之然而不易多得若成窑五彩暗花而體薄者鷄缸一對價值百金亦難輕購本無多也再之宣窑最佳一時稱盛而真者固少以其嘉萬之間本朝便倣本朝極易溷淆至國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規模造作精巧多出於秋官主政伴阮兄之監製焉近復郎窑爲貴紫垣中丞公開府西江時所造也倣古暗合與

真無二其摹成宣黝水顏色橘皮糞眼款字酷肖極難辨別予初得描金五爪雙龍酒杯一隻欣以爲舊後饒州司馬許玠以十杯見貽與前杯同訊知乃郎窑也又於董妹倩齋頭見青花白地盤一面以爲真宣也次日董妹倩復惠其八曹織部子清始買得脫胎極薄白碗三隻甚爲賞鑒費價百二十金後有人送四隻云是郎窑與真成毫髮不爽誠可謂巧奪天工矣磁器之在國朝洵足凌駕成宣可與官哥汝定媲美更有熊窑亦不多讓

在園雜志卷四
至於磁牀磁燈又近日之新興也

服飾器用有一時之好尚即戲弄小物亦因時制宜而窮工極巧者明時內官家以鬪促織為能事其養促織之盆稍小於鬪促織之盆一盆皆價值十數金又喜畜猫各編以美名如純白者名一塊玉身黑而腹白者名烏雲罩雪黃尾白身者名金鈎挂玉瓶之類甚有染色大紅者其飼猫之器皿用上號銅質製造今宣鑪內有名猫食盆者是也價更重於促織小盆即養畫眉翎毛籠內所用食

水小磁確亦價值數金近今惟尚鬪鶻鶻鶻口袋有用舊錦蟒緞粧花刻絲猩羶哆囉呢而結口之束子有漢玉碧玉瑪瑙瑋瑋蜜珀瑠瑠金銀犀象而所用烟袋荷包更復式樣更新光彩炫耀邇來更尚鼻烟其裝鼻烟者名曰鼻烟壺有用玉瑪瑙水晶珊瑚玻璃縷金瑠瑠象牙伽楠各種雕鏤織奇款式各別千奇百怪價不一等物雖極小而好事者願倍其價購之以自炫然轉眼間所好更變又不知何如矣

在國朝志卷四
昔陝西有以湯驢作方物遠貽餽人者據云味最
佳美考其製法備極慘酷先以厚板鋪地稍高多
釘堅寔而鑿四眼做驢身驢蹄之大小拉驢上板
納四蹄于眼中不容稍為展轉乃以多沸熱湯澆
之自頭至尾遍體淋漓以毛盡脫為度竟成雪白
一驢而命已絕肉已熟其死甚于一刀慟楚為何
如耶繼為取出開膛剖去腸臟分割其肉量大小
成塊懸之風處風乾猶嫌其肉太鬆將肉用蘆篾
上下夾好署諸通衢任車馬往來踐踏久之方行

收好以為什襲之藏非大筵席不輕用本地極貴
重之故遠致方物也又天津衛有小鳥黑爪故名
鐵脚烹炒為下酒物味鮮爽口其鳥羣飛以網羅
之一網可得若干其掃毛之法則大竒掘地作一
坑用火熾紅將鳥從網傾入以物覆之彼于內亂
飛相觸熱氣交加互相撲打毛自盡脫不假人力
誠火攻也又前朝內監性嗜鶩掌嫌其不甚肥厚
乃以磚砌火坑燒之近赤置鶩于上磚熱鶩立脚
不住自行蹠蹠一身血脉盡注於掌其掌愈蹠愈

厚鷺受炙不過而死亦何殊於炮烙哉僧謙光曾云老僧無他願鷺增四脚鼈着兩裙足矣邇者江淮僧人嗜鼈之法甚于俗家釜水微溫置鼈於內將鍋蓋預鑿數孔如所置鼈之數蓋定以重物壓之然後以薪燃竈令水漸次而熱鼈覺水熱沿蓋得孔以頭探伸而出先以姜汁椒末醬油酒醋調和勻好乘其熱極口張以匙挑而灌之五味盡入腑臟遍身骨肉皆香而死奇慘異苦僧見其狀向之合掌曰阿彌陀佛再忍片時便不痛矣真所謂

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者耶嗟乎口腹之奉誰不欲之即孔子聖人猶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亦未嘗教人甘爲粗糲腐儒滄也近日有全羊設饌者以羊之全身製爲十六器或十二器而湯點皆用羊又有以全鷺二三隻製十二器或十六器者湯點亦皆用鷺不雜他物可謂窮工極巧矣然不過烹炮精美未有戕生害命如前驢鼈之甚者即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趙鼎一飲食必費萬錢何邵一日之供以費錢二萬爲限亦不過備四方

厚鷺受炙不過而死亦何殊於炮烙哉僧謙光曾云老僧無他願鷺增四脚鼈着兩裙足矣邇者江淮僧人嗜鼈之法甚于俗家釜水微溫置鼈於內將鍋蓋預鑿數孔如所置鼈之數蓋定以重物壓之然後以薪燃竈令水漸次而熱鼈覺水熱沿蓋得孔以頭探伸而出先以姜汁椒末醬油酒醋調和勻好乘其熱極口張以匙挑而灌之五味盡入腑臟遍身骨肉皆香而死奇慘異苦僧見其狀向之合掌曰阿彌陀佛再忍片時便不痛矣真所謂

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者耶嗟乎口腹之奉誰不欲之即孔子聖人猶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亦未嘗教人甘爲粗糲腐儒食也近日有全羊設饌者以羊之全身製爲十六器或十二器而湯點皆用羊又有以全鷺二三隻製十二器或十六器者湯點亦皆用鷺不雜他物可謂窮工極巧矣然不過烹炮精美未有戕生害命如前驢鱉之甚者即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趙鼎一飲食必費萬錢何邵一日之供以費錢二萬爲限亦不過備四方

之珍異耳何嘗著其酷烈殺生哉但食品豐儉各隨人之性情晏嬰爲相尚食脫粟公孫弘以丞相封平津侯猶脫粟布被世皆賢之萬錢之奉是不爲也非不能也乃更有少年縱恣者欲食牛羊諸牲之肉一呼即得不能待其宰殺乃生割其肉而烹炮之吾不知其是何心也裴晉公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便吃予服其天然不設色相是真學問國朝初年扈侍御申忠巡按陝西訪知湯驢一事嚴飭禁止一有犯者罹以重法此風稍戢至鷺

掌鐵脚魚鼈生割之慘今尚有爲者安得復見扈侍御其人遍行禁絕乎

京師餽遺必開南酒爲貴重如惠泉蕪湖四瓶頭紹興金華諸品言方物也然惠泉甜而紹興酸金華濁醲均非佳醞唯四美瓶頭與凍酒兌半相和則美甚矣但其價過昂杖頭每苦不足若煮凍清雪相和名曰兌酒京師所常用者味亦不多讓也雖有易水滄州竹葉青梨花春等類總不如凍水苦冽予在淮南每歲于糧艘回空附寄十餘罈而

之珍異耳何嘗著其酷烈殺生哉但食品豐儉各隨人之性情晏嬰爲相尚食脫粟公孫弘以丞相封平津侯猶脫粟布被世皆賢之萬錢之奉是不爲也非不能也乃更有少年縱恣者欲食牛羊諸牲之肉一呼即得不能待其宰殺乃生割其肉而烹炮之吾不知其是何心也裴晉公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便吃予服其天然不設色相是真學問國朝初年扈侍御申忠巡按陝西訪知湯驢一事嚴飭禁止一有犯者罹以重法此風稍戢至鷺

掌鐵脚包鮑鼈生割之慘今尚有爲者安得復見扈侍御其人遍行禁絕乎

京師餽遺必開南酒爲貴重如惠泉蕪湖四瓶頭紹興金華諸品言方物也然惠泉甜而紹興酸金華濁醲均非佳醞唯四美瓶頭與冰酒兌半相和則美甚矣但其價過昂杖頭每苦不足若煮冰清雪相和名曰兌酒京師所常用者味亦不多讓也雖有易水滄州竹葉青梨花春等類總不如冰水苦冽予在淮南每歲于糧艘回空附寄十餘罈而

來止供冬雪春花之用不能過夏蓋南酒不畏北方之寒而北酒則畏南方之熱也淮安有臘黃苦蒿鎮江有百花德州有羅酒俱可用近來浙西糧艘北上多帶潯酒陳者果佳宿遷之砂仁豆酒蕙苾陳者亦佳若揚州古稱十千一斗金盤露而揚州不聞產酒想謂屬邑高郵之五加皮木瓜蓆蔞泰州之秋露白寶應之喬家白耳至於邳徐一帶俱是稀熬較燒酒醱而薄飲者謂淡而無味曰稀無可奈何曰熬相傳起自希夷第恐華山處士必

非如此造法也太原之桑落酒峻易醉人小瓶潞酒亦曰人參酒在西邊亦平常無奇至南方則醇美所云胭脂紅滴潞州鮮人多艷稱之豈真物離鄉貴耶近日玻璃瓶盛紅毛酒多入中國然其中有香料茴椒止宜於冬月及病寒者若弱脆之體未可輕飲在各地地方土人俱能製造如刁酒洛酒汾酒羊羔酒之類止宜本處不著名于四方者甚多大約因水取名大半皆是即用黃河水亦曰崑崙觴倘能多加麴米陳甞數年未有不佳者若本

質太薄太新如東坡所云甜如蜜汁酸如齏漿者則無可奈何矣

陝西有以罈盛釀酒乾料留小穴旋加滾水灌入即成酒者不識其所名二字當作何寫詢之范侍講談一曰君世家于秦必知其解韓湘云解造逡巡酒此豈是耶侍講曰是酒渭以北名曰確子渭以南名曰罈子又曰花罈京師名曰嚼媽未聞有所謂逡巡者然其名甚雅吾當歸告鄉人請以逡巡易之究竟嚼媽二字不得命名之義終難求解

座有俗人強作解事曰吾能解之北方小兒呼其母曰媽媽呼其母之乳亦曰媽媽小兒吸乳母之乳曰吃嚼嚼亦曰啞媽媽此酒用管吸之如小兒之嚼媽也舉座絕倒

嚼俗作啞
媽讀平聲

曆載酉不會客會者宴會也杜康卒于酉日酒爲杜造故是日不忍飲酒

明宮中小葫蘆耳墜乃真葫蘆結就者取其輕也內監於葫蘆初有形時即用金銀打成兩半邊小葫蘆形將葫蘆夾住縛好不許長大俟其結老取

其端正者以珠翠飾之上奉嬪妃然百不得一二焉因其難得所以爲貴也

有奸人取烏賊魚墨汁爲僞券以脫騙人者經年墨消但較之真墨其色淡而無彩昔有人以無可奈何事必欲一謁權要又知權要之必敗恐投東刺于其家日後查取株連客進龜尿寫字之法遂書刺進見及權要事敗檢之則楮朽無跡矣二事相類

與老圃閒語樹藝之法圃曰凡種茄欲其子繁俟花時摘葉布于通路以灰規之人踐葉灰則子必繁名曰嫁茄若種匏瓠其苗一經牛踐則子便苦又杏樹結子不繁以處女所繫之裙圍之則花盛多子亦曰嫁杏閩中諸花樹種類繁多獨杏樹絕少見閩部疏

婦人弓足上古未聞墨莊漫錄云書傳皆無所自故詩云玉柱插銀河又云兩足白如霜止言白不言小而金蓮之名始于齊東昏侯爲潘妃鑿金爲蓮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即各詩

中形容美人亦止言其杏臉桃腮柳眉櫻口霧鬢
雲鬟冰肌雪腕並未一齒宮鞵三寸新月半彎惟
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宵娘織麗善舞後主作
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命宵娘以帛纏足令織小
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
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宵娘作也是
婦人纏足自五代以來方有之元曲云翠裙鴛繡
金蓮小後世皆效之矣舊時婦人皆穿襪即宵娘
亦着素襪而舞襪製與男子相同有底但瘦小耳

自纏足之後女子所穿有弓鞋繡鞋鳳頭鞋而于
鞋之後跟鏟木圓小墊高名曰高底令足尖自高
而下着地愈顯弓小遂不用有底之襪易以無底
直桶名曰褶衣亦曰凌波小襪以罩其上蓋婦人
多以布纏足而上口未免參差不齊故須以褶衣
覆之然亦有平底者至睡鞋則用軟底今稱褶衣
即膝褲也
予少赴友人之招坐間有以小鞋擎杯送酒者促
予咏之予有句云燈前注流霞掌中擎新月雖一
時狂興後亟爲刪去

在園雜志卷四
三
雨點着水最易起泡旋起旋滅所謂夢幻泡影者是也小兒作戲亦有以灰淋水曰灰湯入松香量灰湯之多少而入用篋紮成小圈安于直篋上調松香和湯極細而稠以圈蘸湯向空一繞則成元泡如琉璃狀大而碗口中而如拳如茶盃更有極小者隨風蕩漾頃刻方滅若湯經日曬而濃則一繞可成十餘泡宜從樓上臺上高處多人繞放輕飄錯落殊令人眼花撩亂也

俗云南橋北寺北方之寺多出于明時太監創建有一寺費至數萬者窮工極巧而在順天之西山更盛每春三月太監齋僧在平常習套不過蔬食果餅而已而太監輩甚有用腥肴潛佐以酒斯已奇矣更有甚者于遠近構尋娼妓多人量道里遠近以葦席爲圈棚納妓於中任諸僧人淫媾名曰大佈施豈非亘古奇聞耶母惑乎元僧有妻呼曰梵嫂曰房老原非怪事

聞之先外祖母云吾家倉房甚多其極邊一間封閉藏貯者一年有餘一日開倉易米見梁上一人

在國雜志卷四
頭垂向下赤身倒掛審視而半截藏于梁內大驚
呼衆入看則彼緊閉雙眼及人稍出避彼又開眼
看人兩臂在外兩手尚在梁內舉家倉惶里隣咸
覩以爲怪無疑矣聚觀閭巷填塞衆不敢隱鳴諸
長官官遣巡檢帶弓兵攜械至先試以槍刺之聲
如嬰兒血出如注遂命以刀斫之血肉淋漓凝積
遍地血下數斗首及兩臂胸背全無寸骨盡血肉
也旋命將倉房折毀斧碎其梁梁已內空皆盛血
塊而已家人在傍白巡檢曰昔造此房時一匠舉

斧悞傷他匠足面幾斷血流不止盡淌此梁木上
木原有癭血注癭內彼時急于救人遂不留心及
後上梁仍用此木日久想成此怪耶噫猶幸發之
尚早倘下截盡變人形又未知作何妖孽耳

羽而兩足者曰禽俗呼爲扁毛畜生是也毛而四
足者曰獸俗呼爲圓毛畜生是也禽卵生獸胎生
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卵而陸生者目能開閉
卵而濕生者眼無胞也常不瞑也胎生者眼胞開
閉自上而下卵生者眼胞開閉自下而上惟鸚鵡

在國雜志卷四
頭垂向下赤身倒掛審視而半截藏于梁內大驚
呼衆入看則彼緊閉雙眼及人稍出避彼又開眼
看人兩臂在外兩手尚在梁內舉家倉惶里隣咸
覩以爲怪無疑矣聚觀間巷填塞衆不敢隱鳴諸
長官官遣巡檢帶弓兵攜械至先試以槍刺之聲
如嬰兒血出如注遂命以刀斫之血肉淋漓凝積
遍地血下數斗首及兩臂胸背全無寸骨盡血肉
也旋命將倉房折毀斧碎其梁梁已內空皆盛血
塊而已家人在傍白巡檢曰昔造此房時一匠舉

斧悞傷他匠足面幾斷血流不止盡淌此梁木上
木原有癭血注癭內彼時急于救人遂不留心及
後上梁仍用此木日久想成此怪耶噫猶幸發之
尚早倘下截盡變人形又未知作何妖孽耳

羽而兩足者曰禽俗呼爲扁毛畜生是也毛而四
足者曰獸俗呼爲圓毛畜生是也禽卵生獸胎生
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卵而陸生者目能開閉
卵而濕生者眼無胞也常不瞑也胎生者眼胞開
閉自上而下卵生者眼胞開閉自下而上惟鸚鵡

兩臉俱動如人目胎生九竅與人相同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人則女麗而艷禽則雄彩而文獸則不甚相較也家語云七主虎虎七月乃生三主狗狗三月而生四主豕豕四月生五主猿故猿五月生六爲鹿故鹿六月生諸禽獸無螫禽惟黃鶯紫燕獸惟黃鼠諸熊螫與虫同陰鳥之飛也頭縮而足伸陽鳥之飛也頭伸而足縮馬蹄圓爲陽牛蹄拆爲陰馬之臥也起自前足牛之臥也起自後足是陰陽禽獸之各別也然月令雀入大水

爲蛤是禽化爲甲虫也田鼠化爲鴛是獸類化爲禽也鷹化爲鳩是禽化禽強化弱也他如牛哀化虎王婦化黿馬生人取名馬異此又禽獸陰陽人物之變而理有不可推者矣

禽之味美於獸俗云寧喫飛禽四兩不喫走獸半斤鶴之膝後曲雀之足雙行

有羊產羔人首羊身者衆以爲異達之朝朝臣曰此無足爲怪不過牧童春興耳予曾見鷄有四足兩尾者猪有四肘之外更生四肘肥大異常生時

兩臉俱動如人目胎生九竅與人相同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人則女麗而艷禽則雄彩而文獸則不甚相較也家語云七主虎虎七月乃生三主狗狗三月而生四主豕故豕四月生五主猿故猿五月生六爲鹿故鹿六月生諸禽獸無螫禽惟黃鶯紫燕獸惟黃鼠諸熊螫與虫同陰鳥之飛也頭縮而足伸陽鳥之飛也頭伸而足縮馬蹄圓爲陽牛蹄拆爲陰馬之臥也起自前足牛之臥也起自後足是陰陽禽獸之各別也然月令雀入大水

爲蛤是禽化爲甲虫也田鼠化爲鴛是獸類化爲禽也鷹化爲鳩是禽化禽強化弱也他如牛哀化虎王婦化黿馬生人取名馬異此又禽獸陰陽人物之變而理有不可推者矣

禽之味美於獸俗云寧喫飛禽四兩不喫走獸半斤鶴之膝後曲雀之足雙行

有羊產羔人首羊身者衆以爲異達之朝朝臣曰此無足爲怪不過牧童春興耳予曾見鷄有四足兩尾者猪有四肘之外更生四肘肥大異常生時

在園雜志卷四
猪母幾死此亦無足怪者不過重胎與雙黃蛋之所致耳

治喉閉用鴨嘴膽礬研細以醞醋調灌去膠痰即愈

治目障翳用熊膽少許淨水畧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冰片一二片或淚痒則加生姜汁些少以銅筋點之絕奇赤眼可用

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紋探鼻中或嗅皂角末噴嚏數次可散熱毒

凡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

治發背用乾人糞陰陽瓦焙存性研細用醋調敷腫處即消

病痔者用苦蕒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熟爛爲度和湯置器中閣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撩苦蕒頻頻澡洗湯冷即止日洗數次數日即愈蕒一作苴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金吾其形首似女人魚尾有兩翼性通靈不睡故

取作巡警將軍之號

也
群鳥養羞羞者食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

鏡聽咒曰竝光類儷終逢協吉

兩腋狐氣名愠羝

骰子亦名瓊叟

音測

義嘴笛噴吶之名也身本是笛嘴則另具故曰義嘴即今假子稱義子之意

自西洋人入中華其製造之竒心思之巧不獨見

所未見亦并聞所未聞如風琴日規水輪自鳴鐘千里眼順風耳顯微鏡雀籠之音樂聚散之畫像等類不一而足其最妙通行適用者莫如眼鏡上古未聞眼昏而能治者杜陵老年花似霧中看唯聽之而已自有眼鏡令昏者視之明小者視之大遠者視之近雖老年之人尚可燈下蠅頭且製時能按其年歲以十二時相配合則更竒矣黑晶者價昂難得白晶者亦貴惟白玻璃之佳者不過數星今上下貴賤男女無不可用真寶物也人人得

在園雜志卷四
用竟成布帛菽粟矣至于算法又超出尋常之外
遠近高低大小多寡頃刻而知燎如指掌更上古
所未有者也

溺器名虎子褻器原謂之獸子古貴嬪家製以銅
形鬣尾皆具而背爲大穴用距之以便溺獸子爲
馬形取登距時如跨馬之狀意便于坐備雅觀也
今溺器多用銅錫若褻器盡以木爲之名爲馬子
或本乎獸子而變通之耶

淮南司馬吳孝階

順

以呂紀翎毛大畫見遺細玩

果係錦衣真蹟題曰五倫圖上畫太陽一輪中立
五彩鳴鳳取毛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
于彼朝陽之意蓋言盛世君臣相合也森陰之下
寫二雀取中孚爻詞鶴鳴子和之意至于嚶鳴之
鳥以興友朋戢翼鴛鴦以興夫婦在原脊令以興
兄弟亦皆見于詩人所共曉以丹青小技而擬極
正大之題故可珍而可重也

畫像繇來久矣筆墨之妙所謂傳神在阿堵中未
聞以泥可捏成者惟神鬼之像塑者最多蓋神鬼

盡屬虛幻誰見其真誰辨其僞近有高手能以團泥極熟對人手捏而成與生人之面貌肥瘦赤白蒼黃鬚髮痣點癍痕光麻無不酷肖儼然如生覺畫工筆墨仍有未到之處相傳其法起于虎丘老僧又云虎丘市泥美人之家夜夢呂真人教之者訛不可考姑蘇維揚皆有其人尋常者每像數星身體皆活動者倍之若宰官則因人而施所謂君子自重也閱數年仍可增換此從前所未見者見之方三十餘年耳

昔人所持惟紈扇最古宮中名為合歡扇班婕妤好歌曰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後呼白團扇王珉嫂婢歌曰團扇復團扇許君自障面諸葛武侯綸巾白羽扇指揮三軍謝安為鄉人捉蒲葵扇唐詩云南風不用蒲葵扇紗帽閒眠對水鷗若今人所用多金白帟扇矣其扇本名摺疊亦謂之撒扇取收則摺疊展則撒舒之義明永樂中朝鮮國入貢成祖喜其捲舒之便命工如式為之自內傳出遂遍天下其始不過竹骨

繭紙薄面而已迨後定制每年多造重金者進御
一面命待詔書寫端楷一面命畫苑繪畫工緻預
於五月一日進呈以備午日頒賜嬪妃宮女其釘
鉸眼錢皆用精金每扇價值五金至本朝三百餘
年日盛一日其扇骨有用象牙者玳瑁者檀香者
沉香者椶竹者各種木者羅甸者雕漆者漆上灑
金退光洋漆者有鏤空邊骨內藏極小牙牌三十
二者有鏤空通身填以異香者扇頭釘鉸眼錢有
鑲嵌象牙金銀玳瑁瑪瑙蜜蠟各種異香者且有

空圓釘鉸內藏極小骰子者刻各種花樣備極奇
巧甚有倣擬燕尾更有藏釘鉸于內而外無痕跡
者其便面有白紙三礬者有五色繽紛者有糊香
塗面者有搥金者灑金者命名不一其骨多而輕
細者名曰春扇秋扇以香塗面者曰香扇可藏于
靴中以事行旅者曰靴扇更有以各色漏地紗爲
面可以隔扇窺人者曰瞧郎扇且有左右可開製
爲三面暗藏其中畫橫陳像者曰三面扇有製樣
各別因地因人得名者曰黃扇川扇曹扇潘扇青

陽扇而相傳最久遠者無如杭州之芳風館其家世以售扇爲業遂致素封城內構一別墅花木竹石頗極清幽予兼攝杭州府篆時曾過其園題以詩曰非不在城市寂然花竹間池成凹處雨石疊意中山爲惜三春老來偷半日閒凭欄待飛鳥薄暮亦知還座間詢及主人製扇之法乃出一扇曰百骨扇傳已幾世矣數之果有百骨初不以骨多而厚大其色古潤蒼細洵舊物也據云今亦不能倣造即強造亦不佳矣此予生平一見者若古之

紈扇羽扇蒲葵扇亦間有用之者不甚多也扇有摺疊因而有墜伴阮兄曰扇器以蜜結迦南爲第一其次則宋做舊玉之小者即虎斑金絲各色玉之新做者亦佳若琥珀蜜蠟之類品斯下矣近有以合香桂花製成及玉樞丹紫金錠其價頗廉儘堪適用

憶辛酉壬戌間

履端

隨先君子檢討公官京師時

觀察公方髣髴陸生入洛之歲仲華拜袞之年常

過郵舍與先君子論詩稱忘年交記先君子曾語

履端

曰當今詩人接踵新城商丘者必以劉中翰

在園爲最謹識之不敢忘今未刻篋衍集中先君

子手鈔葛莊諸詩尚在

履端

自壬午冬備員山陽

校官職卑務閒時追隨觀察公學詩回想當年京

邸趨庭緒語忽忽若前日事觀察公喜著書一日

出在園雜志示

履端

曰雜志上下卷不過就余耳

之所聞目之所見身之所閱歷隨筆志之積久成
帙非有成見作文字觀竊附兔園冊子藉供水天
閑話已耳履端受而讀之不禁悚然曰是書也覈
事物之源流貫天人之同異稱名邇寄意遠可以
發人忠孝之思動人勸懲之志令人隨事謹飭不
敢放佚取其緒餘亦足以資多識助談柄豈如虞
初諾臯僅同叢言脞史一二津逮及之也哉嘗考
唐時虞世南鈔經史百家之書曰北堂書鈔白樂
天取凡書精語各以門目類粹名爲六帖後六帖

者宋知撫州孔傅所纂以續樂天之後傅襲封衍

聖公

履端

又嘗讀觀察公年譜公少工舉子業值

旗籍停科以門蔭需次通籍歷仕三十餘年雖膺
簪黻而鉛槧隨身藩溷側理不殊儒素以故大而
軍國典要細而虫魚瑣碎靡不留心手輯乙未春
孔東塘先生從曲阜來淮與觀察公剪燭聯吟暇
讀雜志先生軒渠拍手爲公作序自言亦有稗海
彙輯卷帙浩繁漸次成書如孔傅所纂今在園雜
志堪比六帖並駕北堂近日漁洋集中有分甘餘

在園雜誌
話西陂卷內有筠廊偶筆俱膾炙人口在園雜誌
洵足肩隨二書稱鼎足焉則齊驅王宋者又不獨
葛莊詩也乙未立秋後三日陳履端百拜敬跋於
袁浦學舍



